



# 世界新闻多棱镜

William A. Hachten

—变化中的国际传媒

The World  
News inside  
Prism

[美] 威廉·哈森 著

张苏 苏丹 译

新华出版社

新闻传播学译丛

# 世界新闻多棱镜

——变化中的国际传媒  
(第五版)

(美) 威廉·哈森 著  
哈尔瓦·哈森 整理  
张苏 苏丹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 / (美) 哈森著；张苏，  
苏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

(新闻传播学译丛)

ISBN 7-5011-4764-7

I . 世… II . ①哈… ②苏… III . 传播媒介 - 研究 - 世界  
IV .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7027 号

The World News Prism: Changing Media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5e)

Copyright © 1999 William Hachte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专有版权属新华出版社，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  
影印、复印、转载和出版，违者必究。

世界新闻多棱镜

——变化中的国际传媒

(美) 威廉·哈森 著

张苏 苏丹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199,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64-7/G·1756 定价：18.00 元

# 序　　言

(第五版)

纵观本世纪最后十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件不仅对于当代历史本身，而且对于素以报道历史真实著称的新闻媒体来说，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莫斯科、柏林、华沙、北京、布拉格、萨拉热窝、巴格达、耶路撒冷、贝尔法斯特、摩加迪沙和约翰内斯堡，这些地处不同时区的城市虽然相距遥远，但并不能妨碍它们成为各地报章头版报道的对象，而所有在这些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也经由电视这一新闻媒体清晰地展现在各地观众面前。

在极具历史意义的 1989 年，整个世界在一种令人目眩的惊异之中，通过电视看到了共产党政权相继在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垮台。两年之后，苏联也在一次右翼未遂政变后经历了一场震撼性的变革，取消了共产党及其媒体的合法领导地位，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解体。东欧及苏联曾秉持过的共产主义新闻理念，现在更多地已成为一种历史的残迹，而非一种可以真正用于指引新闻或大众传播的

可行方式。

上述历史性事件同时也预示了冷战的结束，以及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宣传战的偃旗息鼓，而这种宣传战曾在过去 45 年间从某种意义上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传播业的繁荣。随着东欧及前苏联各国最终选择了建立民主政府、发展市场经济与西方模式的新闻媒体，东西方之间曾有的意识形态辞锋上的尖锐对立也有了极大的缓和。

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 90 年代，世界却也并非一片净土。对于民族主义的强烈诉求以及无休止的种族仇杀已在各地引发了内战、种族灭绝、政局不稳以及经济与社会的混乱，特别是在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族及塞尔维亚族长期陷于其中的那场骇人战争就是一个明证。与此同时，对于民主及市场经济的种种试验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复。但在中国及整个东南亚，经济却仍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但是，随着 1997 年的结束，这其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包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却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之中，当地货币与股市的暴跌震惊了整个世界，甚至日本的经济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已使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时常让位于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

在其他方面，阿尔及利亚持续了六年的内战已使八万多无辜平民丧生，卡比拉以一群乌合之众推翻了扎伊尔的独裁者蒙博托并将扎伊尔重新命名为刚果。在卢旺

达与布隆迪，种族仇杀的烈焰重又燃起，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看起来还微乎其微。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仍在不停地挑逗并激怒着美国与联合国，朝鲜反复无常、同时又饱受饥荒困扰的共产党政权同样令西方担忧，而实现了停火的波斯尼亚实际上也并不平静。但是，这些事件通常只被视为地区性而非全球性问题。在这些热点当中，没有一个能入选1997年的全美十大新闻。

1998年，政治与经济的动荡不安互相掺杂的势头毫无放慢的迹象。在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崩溃以及学生的示威和暴乱，终于迫使总统苏哈托向人民的力量低头并辞去了总统职务。但更为不祥的是，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政治对抗中保持均势而相继进行核试验，核战争的阴云再一次笼罩在整个世界上空。尽管与此同时从爱尔兰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均已坚决地投票支持一项旨在结束北爱教派冲突的和平方案，但这种振奋也因南亚地区可能爆发的一场因宗教问题引起的核战争而大打折扣。

但对于美国公众来说，近年来从国外传来的最大新闻却是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她的葬礼。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也许并不能算什么外国新闻。这位世界上最知名的人士以其被扭曲的生活、惊世的死以及盛大的葬礼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瞩目，而整个事件对于美国人来说也许不过是恰巧发生在国外罢了。不过，所有媒体长期以来对这件事铺天盖地的感情化报道，有时看起来甚

至有点假惺惺，其本身却也正构成了对西方新闻业进行控诉的依据，因为它正大有以追逐名人、轰动性事件及流言来取代严肃的新闻报道之嫌。

近期以来，人们对于戴妃的死、小保姆杀人案、艾奥瓦州七胞胎、特别是克林顿总统性丑闻等事件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恰好反映了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对繁荣、但在平静之中又孕育着不安定因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只要不打仗就会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更令人忧虑的是，已有清楚的迹象表明，美国人正越来越对发生在国外的事情不感兴趣，而新闻媒体也相应地大大减少了对于国外新闻的报道。随着核威胁的消失以及不再那么恐惧会发生世界大战，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正越来越适应冷战后的新时代。不过，回顾一下 20 世纪的大部分历史，我们也不应忘记，世界经常会变化得很快。

总体来说，国际传播业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受到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影响。国际报道在加大信息量的同时，其宣传色彩已较过去大为淡化。在大多数国家里，记者们已能更自如地采写到新闻，而许多独立的、能够直言不讳的出版物和报道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通信卫星数量激增，它们不断地传送着新闻与时髦文化，而与此同时，新闻受众的人数也大为增长，特别是在亚洲。

过去南北之间的许多分歧性问题，比如长期以来有关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争论，已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

最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西方的新闻报道模式而渐趋消亡，曾存在于不同新闻理念与新闻价值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如此。以合作代替对抗，已成为国际新闻交流中的大趋势。

在对波斯湾事件的报道中，从最初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到最终伊拉克彻底的军事失败，电视的作用不言而喻。通过高科技的电视手段（特别是美国的 CNN）和快速的新闻传递，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时便从电视上了解相关的信息（或至少认为他们了解了）。有了电视信号对于全球的覆盖，观众从电视上可以直接看到轰炸巴格达和飞毛腿导弹袭击特拉维夫的生动情景。1998 年底，当美国轰炸机再一次轰炸巴格达时，观众对于这样的报道已习以为常。

就像我们在 CNN（美国有线新闻网）或 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看到的那样，无论是雅加达的骚乱还是波斯尼亚的战争，抑或是美国在索马里、卢旺达，以及其后在海地的介入等，电视将这些事件生动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近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于发生在亚洲的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尖锐报道，已引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独裁者们的严厉斥责。但是，我们也应强调指出，可靠的新闻或信息对于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个人化的传播媒介，包括录像机、录音机、带调制解调器的个人电脑以及传真机等，仍在全球范围

内迅速地普及着，有线电视与互联网也是如此。在西欧，当各国正步履蹒跚地迈向经济一体化的时候，西欧自身也随着商业化的有线电视与卫星传送系统之间的无国界竞争而经历着一场地区性的传播业变革。

目前，国际传播业的技术进步仍呈现加速的趋势。通过便携式传送器将信息直接传送给卫星，再由卫星传到地面的抛物面天线，这种越过传统的大型地面接收设施的新型传送方式已越来越普遍。举例来说，有了小型的便携式地面终端设备，进行现场报道的记者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将图像信息直接传送给卫星，而这样也就传到了全世界。这样，无论是波斯尼亚还是世界任何其它偏远的不安定地区，那里局势的点滴进展都会立即成为全球媒体瞩目的焦点，同时把千百万人吸引到电视机前，观看正在上演的好戏。

在短短的几年里，国际互联网已在全球传播业中占据了的一席之地。无论是对于新闻业，还是作为一种可以让人们通过网络自由交换意见的装置，互联网的前途都无可限量。

与此同时，媒体的合并也呈现加速的趋势。1995年末，三宗价值数十亿美元、涉及美国六家主要媒体的合并震惊了华尔街，也震惊了全世界。时代华纳公司与特纳广播公司（CNN的拥有者）进行了力量的联合，迪斯尼公司与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也进行了联合，而西屋电子则买断了曾作为美国广播电视业龙头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目前，这三大传播业巨人正为争夺不断扩大

的海外新闻、电视、电影及音像市场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当今信息时代，传媒总是处于社会、经济及政治变革的前沿。随着全球电信业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公众在更加急切地希望了解全球各地的新闻事件及其幕后情况时，也更加希望了解对这些事件进行报道的人们。

本书第五版已经过重新修改，每章都加入了新的内容。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哈尔瓦·哈森(Harva Hatchen)。她精心地编辑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对于本书的任何评价或书中的任何错误，则由我个人承担责任。

——威廉·哈森

## 介 紹

多年来，就在人们对武力虽然残暴但却能屡屡奏效的事实备感困扰之时，在 20 世纪革命开展得最为广泛的那些岁月里，一个也许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事实却是，在几乎每场冲突之中，最为有力的武器却是摄像镜头。尽管在许多国家里，军队总是高高在上，但在面对电视画面所代表的表象性力量时，他们却也不得不经常站到一旁或是被迫撤退。

——威廉·亨利（William A. Henry III）

就在我们这个战祸频仍的悲剧性的世纪（及千年）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的记忆中也留下了国际新闻与传播业在这个时代里的种种变化与不变。1900 年，所有的要素均已就位，大都市里的报纸、轮转式印刷机、排版机、打字机、电报、海底电缆、美联社及新闻发布会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可以对未来出现的种种变化作出应对的基本要素。新闻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有用而宝贵

的商品，一种可以用来了解并适应一个遥远而奇怪的世界的基本手段。与此同时，耸人听闻的报道与凡人琐事也早已成为各媒体报道中的家常便饭。

但是，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国际新闻与所谓的“大众知识”在传播速度、数量及范围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现在已没有人可以再在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纪里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变化。

新闻记者与现场报道人员乘飞机奔赴世界各地，他们利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通讯卫星电话与笔记本电脑，通过卫星网络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即时报道，而他们也往往因为自己的报道而成为这些事件的参与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戴安娜王妃在一起举世震惊的车祸中丧生的时候，她正在巴黎市内为一群渴望得到哪怕是一张她的照片也好的狗仔队所追踪。事后，大多数民众及一些媒体从业人员谴责了这些摄影师的行为，尽管多年以来他们也曾热切地盼望得到这些人提供的照片。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公众对于媒体惯有的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从美西战争到海湾战争，媒体已具备从国外发回报道的能力。当今世界已进入技术进步的电子时代，但人们也只是在最近 30 年间才注意到，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实际上已在国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有所体现。这是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对于它的潜力我们还只知皮毛，同时也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它的复杂性，而这个时代所带来的种种社会、政治及经济影响也正在加剧着

世界各国的变化与分歧。

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正在迅速地变化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因为电视、通讯卫星、新闻与数据的快速传递，以及其它计算机电子硬件及软件（包括互联网）等已大大改变了不同国家与人民间相互交流的方式。今天，新闻事件能否在其发生的同时就被传送到演播室以及各地的电视与电脑屏幕上，可以说已和所发生的事件本身同等重要。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正不断拉近、而人们的情绪又易于发生波动的世界里，远距离的大众传播已成为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程度正不断提高的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

但与此同时也确实存在着令人沮丧的负面效应。新闻媒体的运转速度和效率虽然提高了，但以负责精神见长的传统的新闻伦理与标准却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全天 24 小时播出的有线电视新闻与互联网新闻兴起之前，新闻的播发曾是以一种更为舒缓的速率进行。但是今天，全天 24 小时之中随时都可能会有新闻，而这也正是 1998 年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绯闻曝光后的新闻大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强劲的竞争对手（如 MSNBC 公司）及脱口秀等节目在有线电视与互联网上大量涌现，各新闻机构为了抢新闻已纷纷放松了对于新闻来源的检验，似乎即使有错也总比没抢到新闻要好。其结果就造成了有的新闻甚至让人琢磨不懂，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公众对于媒体信任程度的降低。

在导致共产主义政权（及其媒体）倒台的诸多因素

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西方媒体以其内容上的多样性和普遍适应性而带来的冲击。在整个 80 年代，两次巨大的海啸席卷了整个国际传播业。在一波迎面扑来的巨浪中，自西方民主制度下发展起来的新闻编播方式，在不断翻新的新闻报道技术与不断壮大的新闻受众的推动下，如惊涛骇浪般席卷全球，与之相伴的则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兴起。

在另一波呼啸而去的巨浪中，共产主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大众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已被千百万即使是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人所摒弃，甚至连这些国家的记者和统治者也是如此。这股汹涌的浪潮同时也波及到了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远在非洲，多个由单一政党统治的国家，包括赞比亚、肯尼亚、加蓬、扎伊尔及科特迪瓦等，也都感到了实行多党民主的压力。

但是，迄今为止，这些远大的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在非洲，干旱、饥荒、经济的停滞与政局的动荡，以及苏丹、索马里、莫桑比克、利比里亚、刚果（金）（前扎伊尔）及卢旺达等地的战乱，已使非洲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与此同时，在肯尼亚、津巴布韦及刚果（布）等地，实现真正民主的愿望也几乎完全破灭了。在今天这个由美国这样一个霸主地位并不稳固而又优柔寡断的国家起着主导作用的单极世界里，众多新出现的问题正不断困扰着人类，而其中很多都与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有关。

本书就新闻媒体在当前的科技与电子时代中所起作

用的变化，以及媒体对于新闻事件本身带来的冲击等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毋庸置疑，新闻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与外交武器。当美国公众从电视上看到索马里正在挨饿的母亲与孩子时，他们的注意力被牵动了。而白宫也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犹豫再三，但最终还是派了海军陆战队前去帮助这些饥民，并协助维护那里的和平。几个月后，当一小队美军士兵在一次伏击中丧生，而美国公众又从电视上看到其中一名士兵的尸体在摩加迪沙的大街上被拖来拖去的时候，他们被激怒了。不久，白宫便宣布将从索马里撤出美国军队。

1995年末，随着媒体对波斯尼亚内战凄惨状况的无情揭露，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最终通过实施空袭进行了干预，并促成了一项尽管脆弱的停火协议。由于美军士兵参与了此次维和行动，美国公众对于波斯尼亚状况好坏的了解也直接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新闻凭借其即时性与直观性，不仅对于民主的推广与政府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也直接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与此同时，在这个由人造卫星、互联网及短波通讯组成的世界里，独裁者们也发现，要让其子民听不到任何反对其统治的声音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媒体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运转上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而其全球通讯能力的提高也正在改变着我们这个星球的面貌。但是，通讯范围的扩大有时甚至也会成为激化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以及富国与穷国间

政治与文化之争的一个诱因。而在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与磨擦中，也包括了在跨国新闻发布问题上的对立，以及大多是由产自美国的电视节目、电影、录像、广播及其它大众文化形式带来的冲击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严肃的新闻报道正有被出于营利目的的娱乐性报道而排挤之势。娱乐性信息，包括传闻、轰动性事件及名人轶事等，正越来越成为美英新闻报道的主体内容。

有线电视新闻作为大多数美国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已在其主要播道中大大减少了国外新闻的数量，而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其它一些新闻期刊中。可以说，这也正反映了（或解释了）美国人对国外新闻越来越不感兴趣的原因。

本书同时涉及了媒体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带给国际新闻与大众传播业的种种冲击。本书旨在就国际新闻与传播业正在如何发展，为什么會发展，以及将要向何方发展等问题提供某些深入的见解。

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明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全球信息革命的真正含义，甚至还有很多人对此并不完全理解。对于这场变革的形成，电脑与电信业的作用不言而喻，而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当属通讯卫星及其它已如电灯般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精密电子装置。随着这些科技手段逐渐在新闻采集、整理及播发等环节上广为应用，全球范围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业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已在近期实现了又一次量的飞跃。

人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感知正如何被不断变化的新闻报道体系所左右，但人们却总能迅速适应一种变化了的报道体系。举例来说，如果有天又有一名美国人被扣为人质，或是中东地区又发生了一次新的恐怖主义事件，抑或是非洲某地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内战等等，人们就会希望在事件发生的当天、甚至是事件发生的同时，就能通过卫星在 CNN 这样全天 24 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中看到现场的电视报道。当人们看到经电脑处理后清晰的火星探索图片以及在太空中对和平号轨道空间站进行维修的宏大场面时，人们已不再惊讶于能看到这些画面，而感到更多的是这些画面带来的新奇感。当奥运会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时候，人们也再不会为全人类的一半因同时观看奥运会的电视转播而在同一时间被连为一体的事实而感叹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各种类型的新闻，包括突发性事件在内，几乎能在其发生的同时就被传送到世界各地的事实，无论对于国际组织还是国际间各种交往来说都具有极深的含义。举例来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便立即对国际原油价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由此引发的国际间各种外交行动也最终以美军的大规模出动告终。此后，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观看电视屏幕上闪现的各种画面来进一步了解这场危机的进展，而这些画面有时甚至影响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正确认知。即时的信息有时并不一定准确，也并不一定能展现事件的全貌，它有时甚至会影响人们形成对某一事件的正确看法。